

龚本庭

以前河水很清澈，父亲那时也正年轻。

夏天的夜晚，父亲时常和一位本家伯伯一起，划一条小船，船头挂着一盏马灯，带着鱼叉、鱼篓去河中捕鱼。父亲说晚上鱼睡着了，在水中会一动不动，他们看见鱼后一叉下去，一条鱼就到了手中。那时生态环境比较好，河中的鱼也比较大，父亲他们经常能逮上十多斤重的大鱼。

我也一直很想随父亲去捕鱼，可父亲不同意。父亲说我还太小，我们家的小船没篷，夜里视线又不好，万一掉入河中就麻烦了。农闲的时候，父亲会把船拖上岸，用桐油一遍遍给船上油。父亲做这个工作时，嘴里还会快乐地哼着小调，把船弄的光滑漂亮，这工作对父亲而言是劳动，也更像是一种享受。

那时鱼不值钱，有时一条十来斤的大鱼，甚至换不来一袋食用盐，乌龟、甲鱼更是无人问津。门后的那条河上，经常有乌龟在斜伸在河里的树上晒太阳。人一走过去，乌龟“扑通”一声跳到水里，等人走远后，又悄悄爬到树上。我们也觉得乌龟很有趣，它如同在与我们捉迷藏。我们偶尔也能发现背上刻有字的乌龟，这应是别人放生的乌龟，那时很多人相信，乌龟是有灵性的生物。

父亲捕完鱼回来，往往我们都已沉沉睡去。第二天早上，家中就有了几条新鲜的鱼，以及父亲说不尽的快乐。父亲捕的鱼吃不完，除了一部份送人，其余会杀后洗净晒干，留着以后慢慢吃。后来实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亲变得很忙碌，渐渐就没有捕鱼的兴趣。公路运输也渐渐取代了河运，曾经的运输工具——船也退出了舞台，我家的那条船也日渐斑驳腐烂，直至没有了踪迹。屋后那条河，也开始干涸和淤积，渐渐少有人问津。

前两年，年过八旬的本家伯伯去世，丧事办得很热闹，锣鼓响了整整一个晚上。我一直不明白，父亲后来怎么与本家伯伯关系就疏远了，他们的友谊没能像以前那样维系下去。父亲曾对我说友谊是个很脆弱的东西，经常会随着爱好、距离的变化而受到影响。但父亲心中一定会时常想到，他和本家伯伯一起夜晚捕鱼的情景。每当父亲给我们讲当年行船走海的往事时，他都会提及本家伯伯，也会不时夸本家伯伯是一个不错的搭档。没有船，没了那些一起捕鱼的夜晚，父亲和本家伯伯就各自走在自己的人生路上没了交集。

在有月亮的夜晚，两个人划着一条船，在清澈的水面上，沐浴着清冷的风，想想都是一件浪漫的事。可是，这样的浪漫，我们是体会不到了。父亲现在也只能在心中回味，他曾经的那条船和那条清澈的河流。

书包

蔡源霞

每学期开学，儿子都要换个新书包，今年也不例外。商场里各式书包琳琅满目，可爱的卡通人物一个比一个更俏皮，儿子摸摸这个，瞅瞅那个，选了半天都没下定决心，最后无奈地问我：“妈妈，你小时候都是选什么样的书包啊？”我顿时失笑，告诉他：“妈妈小时候的书包都是缝的呢。”在儿子惊讶的眼神中，我似乎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我的老家是一个四面环水的小村庄，全村也就一百来户，各家生活水平都差不多。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村里最引人注目的包便是皮革的挎包，那是极个别在城里工作的人才有的。至于书包，都是各家各自准备，有的是用家里已经用得很旧的帆布包，有的就随便找个布袋，有的是找旧布缝个书包，如我家，我们兄弟姐妹的书包都是奶奶拆了旧衣服缝的。

奶奶有一双巧手，她做的虎头栩栩如生，一个书包更是不在话下，可如果就只是缝个书包，是体现不出奶奶手巧的。奶奶做书包的时候，会将旧衣服拆了翻过来做，背书包的带子折上好几层，这样背着不累。当别人都模仿奶奶做的书包时，我们的书包便又被奶奶加了一点小花样，如哥哥们的书包上面会缝上一把剑，一张弓什么的，而我的自然绣上雅致的小花儿。因此，我们兄弟姐妹的书包在村里一直备受瞩目，一直被小伙伴们羡慕嫉妒着。

只是没几年，大家就开始买书包了，而且买的书包挺括、洋气，比手缝的书包时髦多了。我们私下里也嘀咕，不知道爸妈会不会也给我们买书包？但还没等我们开始施展要挟战术，奶奶便开始念叨着眼睛痛，穿针穿不了，做针线活儿也开始扎手，书包那么厚，更是缝不动了。

读书总不能没有书包，于是我们放心地和别的小孩一样，背上了好看帅气的背带书包。那时候不懂，现在才明白，奶奶连鞋垫都做得了，又怎么做了书包呢？她只是用自己的方式维护着我们兄妹几个人骄傲和自豪。

几年后，奶奶真缝不了任何东西的时候，我却又爱上了自己手缝的包，结实舒适，而且独一无二，有斜跨的，也有手拎的，还有那种背在后面的小背包，和儿时奶奶缝的书包一样。时常有人向我打听，这么文艺范儿的包是从哪里买的。我却常因此想起奶奶来，如果她还活着，我一定告诉她，她做的书包很有文艺范。

可是，奶奶已经离开我们很多年了……



水葫芦 供图

夏夜捕鱼



李季

这世上有很多人不经意间就会生活在回忆中，好像反刍动物，只有靠不断咀嚼积食才能增加能量。土耳其文坛巨擘帕慕克相信好的读者在他的书中，一定能体会到书中人物的深情挚爱、看见他们的周遭景色，并且与他们一起幻想往昔。是的，不是回忆，而是幻想往昔。天空中，没有一朵静止的云。一切正在发生的事，转眼就是往事。我们看到的周遭景色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我们不可能完全复原深情挚爱的往昔，那些让我们幸福和痛惜的细枝末节，都如云一样飘走了，我们只能在回忆中幻想，在幻想中回忆。

我的电脑桌面一直都是蓝天白云。喜欢云，是因为云的漂浮不定、变幻不定，就像生活本身。

记忆中最早的一片云，漂浮在我10岁时的眼睛里。那时，我独自在邻村的花园小学上学。秋日的黄

白云何处更可期

昏放学后，我背着书包回走，在两村交界处的土路上，不经意地看见了西天那朵白云。夕阳正在这朵巨大的云后缓缓下沉，云的上缘开始是金色的，慢慢变成了紫色，又转换成红色，最后变成了白色。这颜色和颜色之间，错综复杂的变化，再优秀的作家也描绘不出来，再伟大的画家也画不出来。而云的中部只有一瞬间的变黄，下部一直是黑色的，应该是云层太厚，阳光不能穿透。这朵奇异变幻着颜色的云，让一个小小的少年，忘记了回家的路。

小时候，经常看到白云追逐白云，黑云追逐黑云，彩云追逐彩云，或是不同颜色的云互相追逐。最壮观的一次是满天的黑云追逐满天的白云。那是小学暑假期间，下午五六点钟的光景，我们在东大道的渠边割兔草，感觉光线变暗了，抬眼一看，南边漫天的黑云正在翻滚而来，急速地追逐着大朵大朵的白云，一些跑得慢的白云，被黑云完全遮蔽住了。忽然起了大风，我们提着草筐急忙往家跑，还没跑进家门，豆大的雨点就砸了下来。相伴闪电

雷鸣的暴雨，让房檐下挂起了水帘，门前的竹子被风吹得头都挨了地。半个时辰后，雨过天晴，黑云散尽，天上又飘满了白云。没多久，村里就传来河里翻船的消息。一船二十来人都翻到水里去了，唯有水性最好的那个人没上来。他去年的今日在河里抓了一条大鱼，很大，挂在他家门前的树上，我们都去和它比身高，比不过。村里的老人让他放生，他不放，分割着卖了。都说，他被淹死是这条鱼回来报仇的。

看到的那些黑云，是仇恨的象征吗？看着面目狰狞。而那些白云、彩云，是面目可爱的，我们称之为祥云。祥云上，一定站着慈眉善目、长髯飘飘、手持拂尘的老神仙吧？或是站着貌若鲜花、衣袂飘飘、手提花篮的仙女吧？可惜，我是肉体凡胎，看到的永远只是云朵本身。云朵本身毫不雷同的多姿多彩已足以吸引我的目光，所以我仍然一直喜欢看云。

读初中的时候，夏天放学后，会在河滩的浅水里看浮云的影子。天上不容易看出哪块云在上、哪块云



原味与素简

蒋曼

味就是独特。去掉冗杂、繁复、粉饰，不故弄玄虚，不装腔吓人。

这一点，日式的和食算是做到了尊重与顺应。和食要求色自然，味鲜美，五味俱全却又淡字当头，要用淡牵引出食材的本味，或者说要用淡来调动人所有的感官，专心致志地品鉴，不左顾右盼，不相互干扰，这样才能明白百草即百味。

火锅被人诟病的也恰好在这里：一辣遮百味。当所有的食材被辣椒一统味觉之后，那些同煮一锅的伙伴该在釜中大哭吧，会有一入侯门深似海的怨恨了。

中秋的月饼自从告别了芝麻、花生、核桃的简陋，就在与各种食材纠缠的路上一去不返。当售货员殷切地问：“请问你要哪种口味？”纠结开始了。

基本款就多达十多种，枣泥、豆沙、芋泥、莲蓉、凤梨、火腿、果仁，还有不断开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酱”。

能与白糖搭配得天衣无缝的应该是端午的香粽。

同样，什么都不用加，白白净净的糯米煮到绵软、黏弹，浸透粽叶的清香。颗颗白糖细小却又清清楚明的甜味，足以让在清清爽爽的口感中感受到天然的朴实。

天然食材有自己独特的气味与禀性。它们固执地保持自然赋予的品性，从不易改变。我们要做的是尊重和顺应。简单的烹饪方式节约的不仅是时间，重要的是可以让食材保持本来的风味。本来的风

味就是独特。去掉冗杂、繁复、粉饰，不故弄玄虚，不装腔吓人。

这一点，日式的和食算是做到了尊重与顺应。

和食要求色自然，味鲜美，五味俱全却又淡字当头，要用淡牵引出食材的本味，或者说要用淡来调动人所有的感官，专心致志地品鉴，不左顾右盼，不相互干扰，这样才能明白百草即百味。

火锅被人诟病的也恰好在这里：一辣遮百味。

当所有的食材被辣椒一统味觉之后，那些同煮一锅的伙伴该在釜中大哭吧，会有一入侯门深似海的怨恨了。

中秋的月饼自从告别了芝麻、花生、核桃的简陋，就在与各种食材纠缠的路上一去不返。当售货员殷切地问：“请问你要哪种口味？”纠结开始了。

基本款就多达十多种，枣泥、豆沙、芋泥、莲蓉、凤梨、火腿、果仁，还有不断开发出来的各式各样的“酱”。

能与白糖搭配得天衣无缝的应该是端午的香粽。

同样，什么都不用加，白白净净的糯米煮到绵软、黏弹，浸透粽叶的清香。颗颗白糖细小却又清清楚明的甜味，足以让在清清爽爽的口感中感受到天然的朴实。

天然食材有自己独特的气味与禀性。它们固执地保持自然赋予的品性，从不易改变。我们要做的是尊重和顺应。简单的烹饪方式节约的不仅是时间，重要的是可以让食材保持本来的风味。本来的风

用实话骗人

如果觉得自己能学好可以不来上课……

我似有多动症，上课总走神，之前的学习生涯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经常听不懂课，零分虽不常见，但到了高中时代还是避免不了。好在有好奇心，长到高中年纪自己总是能看懂课本了，因之乐于睡懒觉后的自学。

所以，听到老师开头的一句，我便愉快地忘乎所以了，后面的话不再入耳，也不需要知道。此后就没再去英语教室。直到期末考试的时点，老师说定是走错教室了，不让进。俺说没有。他拿出名册，我指着上面的字说欧阳便是学生我。他头都没抬地哼了一句：我不信你能及格。

后来看，鸟嘴先生前后两句话我都没有正确理解。“可以不来上课”的意思应该是他上课很牛，别人想听都不能够，所以必须到堂聆听，第二句就不赘述了。

放假前系里董老师找我，问是不是得罪英语老师了，我告知都不认识如何得罪？“是这样啊！”董老师若有所悟的样子。原来是我不及格了，据董老师的说法，循惯例过50都会找补到及格，可我居然是60差一两分(具体分数我现在也不知道)，本来是想让去找任课老师探讨的，这么说显然多余。“假期复习一下开学补考吧。”董老师提醒说。再开学换了一名心宽体胖的女教师，考试自然根本不是问题。

正因为如此，人们之间的交流才成了困难的事，特别是遇到那些多重意思的布道，很容易让听者奔邪道上走。

我上大学时就被英语老师非真非假的教导害了一次。那是位除了嘴像鸟外可以算帅哥的男人，其声音尖细阴柔，但并不刺耳，穿透力很强，所以声响虽细弱我却听得很清楚。第一次上课他就开门见山道：

上气氛活跃，坑蒙拐骗、胡言乱语交汇，这当然就会涉及到要什么牌、和什么牌之类的主要业务。

在我们近10年的麻坛活跃时代，不夸张地说，只有我保持了“实话品质”，无论是对倒三六万，还是边三筒或是独九条，无不实话相告。有一次在外企做老板的买办在当天的战役中点了我的好几个大牌，到早上大家

一起吃饭的时候，他感慨地说：我发现哥几个中最会骗人的就是欧阳了。

这很冤枉，多年来就我一个诚实人怎么被定义成最佳骗子了？“你能保证每一次都说实话？”买办问。

我能保证每次说的都是实话，但我想我不能保证以后永远都是如此，人是会变的。“那不完了。大家都黑灯瞎火地蒙人，就不你蒙？谁信啊！你那叫用实话骗人，最他X容易让人上当！”

买办说的确实有道理。在一个充满谎言的环境，说真话未必信，大家只是根据利益去取舍。所以现在的我更以为没必要费神，简单朴实地该怎么样就怎么说，至于别人是否相信，那是没有办法的，毕竟环境的改变不是草民我的业务。

至于为什么会是这样，我还真琢磨过，您想过吗？



欧阳

就我所知的文本叙述而言，可以说，所有的文化体对诚实的表达，理论而言，都是赞许的。人们通常将“说实话”看作良好的品行，而对谎言，或者是那些日常用语所指的“瞎话”携带者，内心是

如何判断的另说，但公开展示出来的都是正义的蔑视。

然而，在世俗生活中，此类近乎理想的伦理期许并不是人们乐见的实践选择，实诚者坠落到“傻瓜”的坑中，有吧？倒是那些精于掩饰欲求的善言者所向披靡，这让心怀理想的道义人士深感担忧，时常惊惶不住站出来：人心不古。

坦白说，我以为此语有幼稚之嫌。实际上只要关涉到现实利益，无论是个体，还是文化集合体，人们的评价准则其实是灵活多变的，固有的伦理价值几乎难以适应。其中的原因当然不是对价值准则的抛弃，而是话语本身的复杂，难以简单地用真假归类。

编造谎言固然可恶，但真实心理坦荡表达的却也可能时虚假命题，更重要的是，在“真假”之间还有很多似是而非的说辞，很多时候，真、假意味可能取决于接受者的判断，而非讲述者的语境。

正因为如此，人们之间的交流才成了困难的事，特别是遇到那些多重意思的布道，很容易让听者奔邪道上走。

我上大学时就被英语老师非真非假的教导害了一次。那是位除了嘴像鸟外可以算帅哥的男人，其声音尖细阴柔，但并不刺耳，穿透力很强，所以声响虽细弱我却听得很清楚。第一次上课他就开门见山道：

彼时几位走得近的朋友爱聚一起打麻将，桌子

6

在下，静止的水里却是云层分明，而且还能明显地看到云的浮动。

高中的时候，每周一下午最后一节课是班会，班主任在讲台上口若悬河，我坐在座位上看窗外的云朵意驰神迷。

多年来一直保持的看云习惯不知道何时消失的。人生匆忙，生活劳累，周遭景色渐渐都被疲惫的眼睛忽略了。我们看不到一朵花从开放到凋零，看不到一片树叶从枝头飘落到底，也看不到一片云从东飘到西……是熟视无睹，也是没有心情。我们匆忙奔走，只是为了寻找前方的风光，忽略了身边的美景。

任何一朵云都蕴含着云的轻盈和雨的凝重，任何一条路，都有行走的辛苦和幸福，任何一个日子都有无法挽留的珍贵和痛惜。我只想驻足在一朵白云下，平心静气地感知生命中的情爱、感受日常生活中的风景——那些已经逝去的点点滴滴、那些往昔。

以自己的方式

陈学军

用自己的方式怀念
那让我在冬日里莫名微笑的温暖
以及在相遇的路口
执着而静默成长的誓言
把那几片枫叶夹在了日记里
很久不忍心去读那几抹憔悴的红

用自己的方式
珍藏属于我的感动
和遥遥无期的等候中
无法言说的心痛
用自己的方式抑制
内心凌乱纷繁的缠绵
时光很傲慢
有一种与季节无关的寒意
日渐霜冷了眺望的视线
悄然模糊了路口风景

终于有一天
我不得不用自己的方式祭奠
枯萎在岁月杯中的
泪痕未冷的爱恋
我已决定将枫叶连同日记一起埋葬
在那棵亲手种植的树下
我已决定不哭
有种痛使我必须抬头
仰望天空流泪的脸
雨丝微凉
润透我看淡前路的眼

蒲公英之恋

张燕峰

周日，去北京玉渡山。
当我沿着忘忧湖长长的堤岸，走过一段蜿蜒崎岖的山路，来到了一块平坦的高地——云中草原。虽然是盛夏，但这里的草却是春天一般柔嫩的新绿，那样新鲜，赏心悦目。嗨！我当时是惊叫了一声，我小心翼翼地挪动双脚，生怕弄坏了它们。

我的老家是位于华北平原腹地的一个小村庄。蒲公英是一种生命力顽强的植物，它从来不择环境，村庄前后的树林里、沟渠里、沙窝里，到处可见它的身影。不过，那里的蒲公英大多瘦弱，只有到了雨水丰